

由“树与石”联想到的

■本报记者 唐永明

盘古开天，混沌初开，树与石就紧密相连，密不可分。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又相依相存，木土即居五行之二。世界万物的形成及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但无法想象如果缺失了树与石将会怎样？如果只有石没有树将是一片怎样的荒芜和悲凉；而如果只有树没有石，世界会不会从此变得不再坚强？

树与石，它们都曾粉身碎骨，竭尽所能，对人类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是我们真正的依靠。

石不能言，而树就像是石的代言，时而婉柔细语，时而激越高歌，时而喋喋不休，时而又缄默不语。树要扎根，傍石而生，泥石是树可以依托一生的伙伴，为其提供生命的养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树就是石的前身，树死为木，木化为石，继续孕育生命，生生世世，轮回往复。树与石，亿万年来抒写着一阙阙不朽的诗篇。

中国传统大户人家的庭院，石与树就像是精装的标配，缺一不可。进入室内，无石则无趣，桌几上瘦皱透漏的赏石一直是主人品位的彰显；移步入屋的树则潜移默化为盆景，小巧玲珑，盘根遒曲，飘逸灵秀，点缀着雅居，唱和着东方审美。

从学画之初的课徒开始，一树一石便是我们踏入中国绘画大门的基础。石头与树木，它们一高一低，一静一动，一软一硬、一冷一暖，一生一死，十分符合美学的对比法则。所以它们被艺术家广泛地作为素材，展现在各种画面之中。

其实，我们还能轻松找到许多其他的组合，比如烟与水，风与雨，花与鸟，僧与寺，甚至下雨天与巧克力……但在绘画中，都没有树与石来得更为渊远和绝配。

从古至今，可以说，几乎所有画家的创作，都不曾离开过这个母题，就像玩具之于儿童，是灵魂一样地存在。但“树与石”看似一直在我们日常的笔下，突然拎出这个主题，却发现我们似乎没有真正深入思考过它们，感悟过它们。

毋庸置疑，探讨“树石”的话题有助于我们关注自身传统艺术的源流与发展，通过对中国古典图像经验的把握，寻找中国古代文人寄情于山水，描绘山水的思想源流。如果蔓延至大美术范畴，从媒介材料、语言形式和图像观念等不

同角度拓展它们的边界，树与石当然也可以融入哲学、伦理、宗教、价值观等等，解构延伸出一种审美新因素。

自古以来，寄情山水是中国文人的精神向往，隐逸自然的悠然自在，亦或不违背国家意志的避世禅僧，避开车马之喧，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古人们很早就总结出“仁者乐山，智者乐水”，高山流水不光光是代表自然风光，更是融合了知音难求的弦外之音。当绘画不仅仅是游戏笔墨，寄情遣兴，不再把自然山水当作单纯客观存在去描绘的时候，绘画就有了更深层的精神意义。

关于“树与石”的传世名作数不胜数，其中有许多都令我们过目不忘，记忆犹新。这是古人通过自己的智慧创造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在今天仍然熠熠生辉。

然而，山水树石虽然是中国绘画永恒的主题，在当代，“树与石”肯定不只是简单的依存附和的关系，或是绘画创作中人文的附属，它们代表的应该是两种物质形态的互为成就，既交相融合又碰撞激荡，在当今数字化、人工智能的时代，这就如同是绘画创作的“原始初心”，或者源代码一样。

每一个人对于树石都会有着不同的理解，甚至跳脱物质的层面，去探索形式语言的更迭创新，表现“心中”的树与石。放眼四周，当今许多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探索努力，为它们找到了独特的表现形式和文化内涵，创建了“树石”的当代个性化表达。但无论今天如何演绎变化我们左冲右突、桀骜不驯的思想，使用水墨、或者色粉油彩甚至木材、石头、塑料、钢铁等等媒材，由此而产生了各不相同的形式语言，但仔细观看，“树石”们都会隐藏其中，忽隐忽现，展现出它们的魅力，亘古不变。

所以在绘画中，我们对类似“树与石”这样原始的图腾应该葆有一份敬畏，让这一份真诚永久地留存下去。今天，重温这一传统题材和探究其关系，是期盼在21世纪的当下，它们能否在我们当代的艺术创作中焕发出新的活力和生机。

寻求艺术多样性表达的实践，通过一个小切口找到更多观察世界的方法，学会用中国眼光来看待客观世界，学会用中国思维来表现主观的内心世界，我们的世界才会更加宽阔更加美好。



▲韩峰 梅花喜神谱 14-1 160×80cm

绢 墨 综合材料 2023年

韩峰的《梅花》系列是其近年来创作理念与手法“突变”的结果。借由《芥子园画传》《梅花喜神谱》这些古今耳熟能详、传播广泛的画谱进行再创作，这项工作本身已包含着数层观念上的挑战：既然画谱是对前人绘画技法、程式、图像的归纳总结，以便传习推广，那么对画谱的重新演绎就不仅仅是技法、程式、图像层面的重构，而且是对这个传承体系再思。艺术家采用的材料与手法十分独特：先用笔墨画一遍底稿，再请助手以现代服装、钟表等时尚工业中常用的彩色亮片细致地贴出画中的造型，甚至模仿出笔墨皴擦点染的肌理效果，再以笔墨加以润饰、收拾。在此过程中形成材料与质感、时尚与古典、精神与物化等诸种要素的混搭碰撞，在和谐与反差并存的图式结构中融入艺术家个人生命的体验与文化的反思。



蔡广斌 中国山.2023-文房系列 01 180×98cm 宣纸墨 2023年



►王天德 林泉问道 221.5×121cm 宣纸 墨 火焰 拓片 2019年

王天德对水墨表现的探索经历过不同的阶段，近年的作品反映出对绘画性的偏重与追求。《平山读碑》与《林泉问道》初看是对经典文人山水意境与趣味的重新演绎，但其中的意匠十分深邃：画面是两层纸质的叠加，表层以独创的香棒烫灼的手法形成纸上“空心”的轨迹，底层是笔墨所绘的画稿，以二者层叠的形式演绎的山水林壑，带来了全新的形式意味，当这样的画面与古代金石的拓片或实物并置，又演绎出新的寓意。他的作品结构繁复，手法精微，其中包含了笔墨语言的改造与重塑，创作过程中对随机与必然的把控，灰烬与新生的精神寓意，与经典对话的温情与敬意等等逐层释放的审美内涵。

(1-3版作品配图选自“树与石：上海中国画院当代水墨邀请展”)